



他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,为刘少奇抄写文件,恽代英是他入党的介绍人,1927年秋,他回到母校发展党员,创立了菏泽第一处中共党支部……

他沉着机智,英勇无畏,一生中深陷敌营十数年,为党传递了众多珍贵的情报。他居功不傲,面对利益和待遇,不争不辩,呈现出一位共产主义者的伟大灵魂……

徐鹏翥:鲁西南革命的播火者



徐鹏翥

1927年秋,正是坐落在菏泽城龙厅东的省立六中开学之际,一位气宇轩昂的年轻人来到学校。他不是前来求学的学生,而是已经从这里毕业五年的学长。那么时隔数年,这位年轻人来此做什么呢?

他叫徐鹏翥(后改名徐志辉,字云轩),此时返回母校肩负着一个特殊的使命,那就是在此秘密发展中共党员,成立了菏泽大地上我党的第一个党支部——中共曹州支部。

1902年7月15日,徐鹏翥出生在成武县城关镇东门里一户经营“鼎昌泰”酱菜店的家庭。在其兄弟五人中,他排行第四。因其父亲徐星灿念过私塾,很是注重其兄弟的教育。徐鹏翥自幼聪明好学,8岁开始读私塾,1915年入城关完小读书,17岁考入山东省立六中(今菏泽一中)。

成武县自古有经营酱菜的传统,尤其是“鼎昌泰”酱菜在全县的知名度首屈一指,故而生意兴隆,徐家的生活尚显宽裕。但毕竟人丁众多,其父母很是注重对孩子们优秀品质和吃苦耐劳精神的培养。徐鹏翥自小懂事而能吃苦,小学期间他就常常帮助照应店里生意。不幸的是,在其到菏泽求学期间,父母相继去世,酱菜店难以支撑而破产。自此,他在校的生活更加俭朴和艰难。

1922年夏,徐鹏翥考入山东省农林专科学校。当时,济南的广大知识青年

受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,思想进步。一次,徐鹏翥看到了《新青年》杂志,被共产主义的新思想深深吸引。从此对此刊爱不释手,每期必读。后来,他又接触到《山东劳动周刊》(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支部的机关刊物),从中受到很大教育,世界观发生了深刻变化,他感觉到在一个身处大革命的时代,自己对农林学已经失去了兴趣。次年秋,他毅然放弃了专业,转而奔赴上海,考入了上海大学社会系。而在上海,他的命运也就此彻底改变。

上海大学教务长邓中夏,其隐蔽身份是共产党“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”主任;社会系主任瞿秋白,其隐蔽身份是党的“三大”候补中央执行委员。社会系可以说是我党早期开展工作的一个重要据点:蔡和森、恽代英、肖楚女、李汉俊、施存统、张太雷等都曾在该系任教,就连党的重要创始人李大钊也常常来该系授课。

在校期间,徐鹏翥勤奋学习,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,阅读了大量进步书籍。1924年2月,经共青团上海市委书记施存统和同学薛卓汉的介绍,他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(后改为共青团)。

在1925年风靡全国的“五卅”运动中,徐鹏翥的表现极为突出。在上海大学的领导下,徐鹏翥和同学们走出校园,向过往群众发放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罪行的传单。他还带头高呼: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!”在上海南京路,徐鹏翥勇敢地向群众作演说,他的演说慷慨激昂,振奋人心,无情地揭露和抨击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。

游行队伍中,他与同学们手挽手,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头。英国巡捕用高压水龙头向游行队伍扫射,他们毫不畏惧,奋起反击,赤手空拳冲向荷枪实弹挥舞警棍的巡捕,表现了中国青年的大无畏的革命斗志。

“五卅”运动后,上海大学遭到强行

关闭。随后,党组织将徐鹏翥派往济南。

1925年秋,中共山东省委派徐鹏翥返回菏泽,与他同去的还有正在济南矿专求学的共青团员刘继忠(字正甫,成武人,徐鹏翥原六中同学),他们的使命是到鲁西南开展“青运工作”。

他们住在母校——省立六中。通过同学同乡等关系,他们很快把在六中学习的田位东、许保琦、孔庆嘉等一批进步学生团结在周围。他们一面积极宣传在共产党领导下,全国工人、农民、学生运动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,一面从青年中发现有斗争觉悟的先进分子,秘密地吸收他们入团。1925年秋到1926年冬的一年多时间里,他先后发展了菏泽的田位东、定陶的李宪甫、许保琦、曹县的孔庆嘉、成武的张志铭、徐长庆等30多名青年加入共青团。从而,为菏泽地区的革命斗争播下了火种,为该区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。

2 革命中洗礼 母校建支部

1926年11月,徐鹏翥接到山东省委指令去济南,省委负责人丁君羊和吴芳在齐鲁大学接见了他,通知让他去武汉报考中央军事政治学校(黄埔军校武汉分校),学习革命理论,接受大革命的考验和洗礼。

吴芳送来介绍信,告诉他找陈潭秋、许白吴、刘少奇交组织关系。到达汉口后,他见到了刘少奇,时任全国总工会负责人的刘少奇安排他住在武昌大学。期间,徐鹏翥一边准备考试,一边帮助抄写文件。次年春,他顺利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。3月中旬,由该校总政治教员恽代英主持,他转为中共正式党员。

1927年,蒋介石背弃革命后,反革命武装围攻武汉时,军政学校进步学生编成中央独立师,他们作战机智勇敢,连战连捷——5月打垮了夏斗寅师,6月击退了川军杨森部。战斗中,徐鹏翥得到了革命战火的洗礼,变得更加沉着机智和勇敢无畏。

7月13日,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了对时局的宣言,谴责武汉国民政府的反动罪行,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。8月,徐鹏翥等转移到武昌斗殴旅

社。在此期间,他聆听了周恩来在汉口总商会召集军政学校学生时的讲话。

此时,中共山东省委在武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,负责人邓恩铭向党中央提出:带鲁籍党团员回山东开展工作,贯彻4月27日我党在武汉召开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精神。恽代英向徐鹏翥、刘仰月等鲁籍同志交代:要其返鲁西发展地下党组织。刘君羊、赵鲁玉(邓恩铭的爱人)在山东省委驻武汉办事处接见了徐鹏翥等人,向他们讲了当前的形势和党的“五大”会议精神,布置了返回山东的任务,并给每人发了路费。

接受任务后,这些鲁籍同学在武汉齐鲁公所集结,他们是:日照的安哲、德州的李益棠、聊城的张乾民、东昌的王寅生以及巨野的刘仰月、曹县的丁培之和郑尔拙等同学,他们和徐鹏翥一起组成农运工作组,分水旱两路赴山东各地。

徐鹏翥带领刘仰月、李益棠、丁培之等离开武汉,途经开封时开了会,会上决定:各自先回家,了解一下当地的情况,而后到曹州省立六中集合。

形势急剧恶化,刘仰月、丁培之和徐鹏翥先后赶赴西北,他们利用军校同学关系,隐藏于孙连仲部。

疾风知劲草,板荡式真诚。徐鹏翥的革命意志并没有衰退,他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,不断积极寻找党组织,决心继续为革命事业奋斗。

1929年冬,孙连仲率部出甘肃开赴河南,徐鹏翥留兰州在国民军雷中田部任上尉参谋。刘仰月、丁培之途中途留在西安。1930年杨虎城率部入陕,1931年春,徐鹏翥在该部三十八军补充第二旅任少校参谋,地下党员张鸿绪和王杰为上尉参谋。是年夏,部队开往平凉驻防。上级党派崔清如到该部领导地下的工作。1932年春,又调换惠彦龙到平凉指导党的工作。1932年春,又调换惠彦龙到平凉指导党的工作。于是,在三十八军补充二旅中有了中共地下党组织。经张鸿绪、王杰两人的证明,徐鹏翥的党组织关系予以恢复。

1933年春,国民党邓宝珊的特务营由陕返甘,平凉驻军中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奉陕西省委指示,拟在平凉西固店策动兵变,因计划不周未实现,只截获手枪10余支、套筒枪21支、子弹4000多发。所获枪

弹,徐鹏翥、张鸿绪和王杰三人利用“参谋”身份转送到邠州,徐鹏翥亲自交给了红二十六军刘志丹部,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。但事后不久,徐鹏翥和王杰遭受平凉警备司令杨子衡下令逮捕,虽然敌人百般拷问,他始终忠于党,坚守党的机密。因敌人没抓到真凭实据,又经我地下党组织多方营救及张鸿绪监外打点周旋,两个多月后他们被释放。因依国民党军法判决,将他们撤职后驱离平凉。

二人被驱离平凉后,是年秋到了西安,分别住在刘仰月和丁培之家,并利用关系和找工之名,设法与党组织取得联系。

1934年春,徐鹏翥利用军校学生名义,由刘仰月和朋友许清岐介绍入国民党陕西省会公安局。局长魏炳文命他在五岳庙训练卫生警官,后派他当卫生警察队长。王杰因体质多病回渭南老家,他把徐鹏翥的组织关系向陕西省委孙作宾作了报告,至38年,徐鹏翥与孙作宾一直保持单线联系。

1935年初,南京派马志超接替魏炳文的公安局局长职。徐鹏翥得知马志超要建立“复兴社”特务组织,便给孙作宾作了汇报,1935年,南京派马志超接替魏炳文的公安局局长职。徐鹏翥得知马志超要建立“复兴社”特务组织,便给孙作宾作了汇报,至38年,徐鹏翥与孙作宾一直保持单线联系。

他时刻怀念着西安的革命工作。1937年春,他偕同妻子王玲秋回到西安,住在东关中和巷邹家院内。在这里和孙作宾多次进行联系,坚持进行革命活动。

1937年,全国抗日战争开始,西安革

命形势高涨,党内外的青年奔赴延安者众多。他决心到抗日前线去,于是通过军校老校友孙作宾(曾随叶剑英参与广州暴动),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拜见了叶剑英,要求去延安。叶剑英指示说:“中央正派延安的同志到敌后打游击,你去延安还得派出来。你搞过敌军策反工作,应重返原岗位。只要坚决抗日,在哪里都一样工作。”叶剑英的恳切态度对他启发很大,他放弃去延安的打算,仍致力于军运和策反工作。

1938年4月,他由国民党38军参谋处长刘卓如(原补充二旅参谋长)介绍给17师师长赵青山(解放后任青海省长)、副师长陈式玉(解放后任西安市市长),被任命为该师101团少校团副。这时孙作宾将他的组织关系转交给该师参谋蒙定均(解放后任甘肃省军委统战部部长)。1939年夏,他的组织关系由101团转给陕西省委汪锋。同年冬,101团开赴中条山抗日前线,汪锋将他的组织关系转给省委联络员杨信(陕西省委和101团均住三元,101团内进步人士甚多。此时,中共地下党组织是半公开活动的)。

1942年,国民党38军在河南广武驻防时,全军官佐集体加入国民党,否则将有“异党”嫌疑。经地下党组织研究决定,中共在101团和97团的干部于西王村集体参加国民党。徐鹏翥本系黄埔军校(武汉分校)的学生,对于此举,可谓又添了一层保护的颜

色而已。1943年春,他奉调至陕西凤翔(县)师管区任补充团二营营长,不久又调

为副员。1944年夏,又调任补充一团团副,驻在凤翔。1945年抗战胜利后,他被遣散回到西安,找到白云生(解放后任西安市卫生局局长),请白找汤信帮助去延安解放区。不久,杨信到徐鹏翥家说,组织上意见,你去延安不如回鲁西老家工作。你的组织关系等你到了老家有了可靠的地点,来信给你转去,还谈了返乡的具体问题。

徐鹏翥想,在西安多年,身份早有暴露,并有旧案可追,只好听从杨信的安排,于1946年11月携眷离开西安。行至开封时,敌人已将进入鲁西解放区的交通线封锁了。正当全家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时,偶遇国民党38军17师师长李维民,问明情况,随李同往,由李介绍他去连云港运输司令部当总务科长,从事遣送日俘日侨工作。

1947年年底,他随运输司令部抵徐州,成了编余人员,由徐州回到山东成武老家。

到家后,县城尚处于敌我拉锯局面,他找到一区的负责人张奉提和区长牛荫朋,向他们二人说明了情况。张奉提表示:

你应从速与西安方面通信转关系。在未转关系前,一面与王玲秋筹办机关,一面帮着街长梁正修搞土改。1948年4月,土改完毕,徐鹏翥和王玲秋、徐鹏翥等人筹办的小学很快就开课了。在这段时间里,他多次给西安杨信等人写信,可能因当时交

通梗阻,人事多变之故,总没回音。

1948年秋,有一天黄昏,敌七十军突袭占领成武县城,全城遭到了报复性的迫害,反攻倒算极其残酷。徐鹏翥在县城的名声久为众知,处境险恶。另外,一起筹办小学的他堂妹徐鹏翥被国民党县府抓去,说她教学生唱八路歌,是共产党。徐鹏翥通过与国民党70军军长高吉仁(黄埔军校四期学生的)校友关系,和高吉仁妻与王玲秋西安老乡的关系,高说情况,很快就将徐鹏翥释放了。为此,国民党县府对徐鹏翥更加痛恨,不几天,幼年好友张鸿雁突然来信,听县里消息要抓徐鹏翥,于是他和王玲秋决定重返西安,第二天离成武抵归德火车站。

在归德,西线战火正浓,解放军已开始全面反攻,往郑州、洛阳方面的铁路中断,徐鹏翥一家四口流落异乡,生活无着,处境困难。在此情况下,就随国民党70军护送的眷属去江南当涂县暂住。这又是通过国民党70军高吉仁妻陕西老乡的帮助。其时已到1948年年底了。淮海战役后,该军全被歼灭,大约于1949年3月,在当涂的国民党全部眷属转到苏州,不久又转抵赣榆潭口镇,后到了衡山。

1949年6月衡山解放了,徐鹏翥去县人民政府领了返原籍证,全家从长沙经武汉、郑州归德回到了成武。其时为1949年9月下旬。至此,他结束了20年的奔波生涯。

3 隐身敌营 为党工作

报,得到命他打进去的指示后,他通过黄埔一期学生傅秉三的介绍,加入了“复兴社”,常将获取的情报向孙作宾报告。有一次,他获悉杜洪范被列为共产党嫌疑分子即将遭逮捕,及时通知杜洪范离开了西安。事后他被侦知泄密而遭到监视,开会不再通知他参加,不久又撤掉了他的职务。张鸿绪的恳切态度对他启发很大,他放弃去延安的打算,仍致力于军运和策反工作。

1948年4月,他由国民党38军参谋处长刘卓如(原补充二旅参谋长)介绍给17师师长赵青山(解放后任青海省长)、副师长陈式玉(解放后任西安市市长),被任命为该师101团少校团副。这时孙作宾将他的组织关系转交给该师参谋蒙定均(解放后任甘肃省军委统战部部长)。1939年夏,他的组织关系由101团转给陕西省委汪锋。同年冬,101团开赴中条山抗日前线,汪锋将他的组织关系转给省委联络员杨信(陕西省委和101团均住三元,101团内进步人士甚多。此时,中共地下党组织是半公开活动的)。

1942年,国民党38军在河南广武驻防时,全军官佐集体加入国民党,否则将有“异党”嫌疑。经地下党组织研究决定,中共在101团和97团的干部于西王村集体参加国民党。徐鹏翥本系黄埔军校(武汉分校)的学生,对于此举,可谓又添了一层保护的颜

色而已。1943年春,他奉调至陕西凤翔(县)师管区任补充团二营营长,不久又调

为副员。1944年夏,又调任补充一团团副,驻在凤翔。1945年抗战胜利后,他被遣散回到西安,找到白云生(解放后任西安市卫生局局长),请白找汤信帮助去延安解放区。不久,杨信到徐鹏翥家说,组织上意见,你去延安不如回鲁西老家工作。你的组织关系等你到了老家有了可靠的地点,来信给你转去,还谈了返乡的具体问题。

他离休后的晚年,正值“文革”期间。他十分关心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,时常思念家乡的革命和建设,希望在有生之年回成武、回菏泽看一看家乡的发展情况,看望一下相识的革命同志,但因身体多病

4 一心为党 无怨无悔

在此期间,他不断给西安方面联系,寻找组织关系和工作。他从报纸上看到了他的入党介绍人施存统的名字,就将他的材料由组织转至北京。

1952年秋,他到了西安,很快找到了杨信、张鸿绪、丁培之、白云生等许多老同志。

由汪锋介绍,他先被安排在西北局民族事务委员会总务科长;后调任陕西

和其他原因,一直未能如愿。

因长期的奔波,徐鹏翥终于积劳成疾,晚年多次住院治疗。1976年2月1日,徐鹏翥病逝于西安,终年75岁。1980年9月13日,经陕西省委批准召开了追悼会,省委派人主持追悼仪式。他的骨灰安放在西安市南郊革命公墓。

记者 云飞



上海大学西摩校舍



钟楼和礼堂为菏泽一中旧址中标志性建筑。每年都会有一届毕业生在此留影纪念。